

唐代小说仕宦题材研究

TANGDAI XIAOSHUO SHIHUAN TICA I YAN

关四平 著



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PRESS

唐代小说仕宦题材研究

TANGDAI XIAOSHUO SHIHUAN TICA IYANJIU

关四平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唐代小说仕宦题材研究 / 关四平著. -- 哈尔滨 :
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2015. 12

ISBN 978 - 7 - 81129 - 954 - 0

I. ①唐… II. ①关… III. ①古典小说 - 小说研究 -
中国 - 唐代 IV. ①I207.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38048 号

唐代小说仕宦题材研究

TANGDAI XIAOSHUO SHIHUAN TICAI YANJIU

关四平 著

责任编辑 魏 玲 于 慧

出版发行 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哈尔滨市南岗区学府三道街 36 号

印 刷 哈尔滨市石桥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15.125

字 数 340 千

版 次 2015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81129 - 954 - 0

定 价 45.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错误请与本社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自序

唐代是中国历史的黄金时代,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全面繁荣的时期。钱穆先生就曾指出:“唐代为中国史上之极盛期。”^①大唐文化氛围宽松,士人心态放松,这是唐诗与唐代小说繁荣不可或缺的文化条件。唐代士人小说家写作的大胆开放,唐代小说题材的丰富多元,思想的超前深刻,人物的立体生动,等等,都与这种文化政策的宽容密切相关。因此,研究唐代小说必须首先关注其时代文化背景,故笔者在书稿第一章首先论述这方面内容。

唐代小说是唐代社会文化的载体。唐代小说的内容极其丰富,可谓包罗万象,诸如仕宦题材、婚恋题材、宗教题材、士林题材、科举题材、神仙题材、侠义题材等等,涵盖了社会的各个层面。翻开《太平广记》,仅从其目录上看,类别就多达 92 项,这不能不令人惊叹其题材内容的丰富多彩。鲁迅先生评《太平广记》曰:“盖不特稗说之渊海,且为文心之统计矣。”^②有鉴于此,若说唐代小说或直接说荟萃了唐代小说的《太平广记》是唐代社会乃至中国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大体可谓之名副其实。

① 钱穆:《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 1996 年修订版,第 744 页。

②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载《鲁迅全集》(第 9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04 页。

中国封建社会的核心是封建等级制,最能体现等级制的首先是官场。从这个意义上说,要想真正了解唐代社会乃至中国封建社会,那就不能不研究唐代小说所描写的官场,这也是笔者选择仕宦题材小说为研究重心的原因之一。

本书以唐代小说仕宦题材为主要研究对象,力图在具体作品思想内涵的挖掘中,管窥唐代士林的文化心态与人格建构特征。陈寅恪先生指出:“南北朝社会以婚宦二端判别人物流品之高下,唐代犹承其风习而不改,此治史者所共知。”^①既然仕宦是唐代社会判别士人流品的两个主要方面之一,那么要透视唐代入仕士人的品质、人格、心态,自然就应该研究唐代小说的仕宦题材。明人胡应麟称唐代传奇小说为“作意好奇,假小说以寄笔端”^②,鲁迅先生誉之为“是时则始有意为小说”^③,显然都是从作为唐代小说创作主体的士人角度着眼的。

仕宦乃中国古代士林人生道路的最佳选择,也可谓士人实现其人生理想与社会理想的必由之路。关于这一点,子夏是从学与仕的关系层面谈的,他说:“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④孟子则是从其必然性层面来说的:“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⑤

①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74页。

② 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三六《二酉缀遗中》,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371页。

③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载《鲁迅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3页。

④ 《论语》,载《十三经注疏》,阮元校刻,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532页。

⑤ 《孟子》,载《十三经注疏》,阮元校刻,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711页。

可见,由士人创作的唐代小说,以士人为主体的群像就是自然而然的了。这种士人写士人的创作状态,也就自然容易写得形象、生动、活泼,性格鲜明突出,切中肯綮,令人信服,耐读耐看。由此看来,唐代的仕宦题材小说是很值得士人特别是入仕的士人阅读的,也很值得当代学界深入研究。这也是笔者选择仕宦题材作为研究唐代小说突破口的原因之一。

近年来,笔者一直比较关注中国古代小说、戏剧中所表现的士林人格问题。笼统划分,士林可包括入仕与隐居两大群体。笔者关注的重点在于前者。观照入仕士人人格可以有各种角度,笔者试图将其置于纵横两个层面交叉的坐标系中观照之。

从纵向说,笔者将入仕士人的仕途划分为三个阶段,即入仕途径,宦海沉浮,人生归宿。在第一阶段,由于唐代乃真正实行科举制度之始,这对士林的人仕产生了巨大而又深远的影响,故笔者的落墨重点集中于此。这也就是书稿中第二章所论述的内容。从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的关键环节中,即可明显看出士人取之有道和不择手段的本质区别,士林人格的差异也在这个过程中清晰地表现出来,颇耐人寻味。第三阶段的人生归宿,是入仕者对宦海沉浮与人生归宿产生矛盾时的思考,是士人的又一次人生选择与取舍,也是士林人格的最后一次总曝光,特别有趣,启人深思,不可不论。这就是书稿第六章设立的初衷与所论述之内容。其中,经过对一系列小说家的作品的分析,可看出身居其中的士人们内心的矛盾与利弊的权衡,最后的优化方案乃是:先仕宦而后求仙。这也是中国古代士林大智慧的具体表现之一。

从横向说,士人入仕之后宦海沉浮的仕宦过程是一个重点部分,也是入仕士人人格各层面次序展现与矛盾冲突最激烈的

时段。在这个时段,他们要面对各种复杂的关系,其中集中表现于横向展开的三种关系上,即:对上的君臣关系,平行的同僚关系,向下的官民关系。这也就是书稿第三、四、五章依次分别展开的论述内容。这三章既相对独立,又相互关联。在第三章观照君臣关系中,笔者发现唐代入仕士人对君主的要求很高,完全是理想化的审美化的艺术想象。如在《古元之》中作者对理想化国度中君主的描写:“虽有君主,而君不自知为君,杂于千官,以无职事升贬故也。”^①这就是为君者的最高境界。“不自知”三字,精辟至极,妙不可言。这是既简单易行又高不可及的境界。这是唐代仕宦题材小说思想内涵超越前人达到新高度的表现之一。从中国传统的官本位影响的层面解读,从人性的权势追求欲望的角度观照,士人在朝与在野,上位与下岗的心态与人格建构大相径庭。即使是平时木讷少言、朴实敦厚的士人,一居官位,则判若两人,也会口若悬河,滔滔不绝,颐指气使,无所不通。官位与权力真是有一种奇妙的力量,它会改变甚至扭曲入仕士人的人格,令人匪夷所思。在君臣关系的描写中,唐代小说家也表达了对君主滥施淫威、反复无常、无法无天、迫害士人等一系列罪行的深刻批判。这充分体现了唐代小说家的思想高度与审美水准,值得当下很好地继承发扬之。在第四章同僚关系的描写中,既有和谐臣僚关系的理想图画描绘,也有对臣僚关系扭曲、相互倾轧内耗的批判。这对当下入仕士人而言,既有经验可汲取,也有教训可鉴戒。第五章对官民关系的论述中,既有爱民清官之美政的歌颂,也有害民贪官之恶政的批判,还有误民庸官

^① 李时人:《全唐五代小说》,何满子审定,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905页。

失职的惩处。这显然是唐代小说家用心用力构建的部分,其超时空的文化价值更大一些,在当下更值得深入研究。

若想更准确地把握唐代小说仕宦题材中寄寓的开创性的思想价值,更好地在小说史上为唐代小说乃至明清小说名著的某些思想内涵准确定位,就必须前后比较论述,有比较才有鉴别。有鉴于此,笔者所设立的第七、八、九三章就是在仕宦题材的范畴内将唐代小说与中国古代小说的三部经典作品:《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红楼梦》加以比较研究,以期对所比较的双方均有新的认识和评价。

唐代小说是中国小说的真正起点,它既“有意为小说”,欲突破史传的笼罩,表达作者对人生与社会的深入思考,同时也继承了史传的思想传统、题材内容和叙事经验。特别是仕宦题材小说,它与史传的关系更为密切,与唐代社会现实关联更多。因此,以唐代小说这方面的作品为典型例证,比较史传与小说的异同,显然有特殊意义。笔者在论述过程中,尽量将其与《旧唐书》《新唐书》《贞观政要》《资治通鉴》等史传比较考察,力图加强分析、研究的历史文化厚度。傅璇琮先生曾指出:“我自己做学问,特别是近二十年来,深感研究古典文学必须文史并治。我在为一位友人著作所作的序中曾说:‘治史对于治文,是能起去浮返本的作用的。’……我觉得,近二十年来我们唐代文学研究有一个值得肯定的好经验,就是不少研究者对唐史是深有功底的,在研究文学时,还同时对唐代史料作细致、深密的审核、考察。我敢说,这方面,我们唐代文学研究要比唐史研究有较多的

成果。”^①这是傅先生研究古典文学的成功经验,对唐代文学乃至整个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有着治学路数、方法论上的指导意义。

研究唐代仕宦题材小说与唐代历史文化的关系,还应该关注这类小说与唐代法律之间的密切关系。特别是研究君臣关系与官民关系的时候,不可回避地要涉及唐代法律条文对这些方面的有关规定。为此,笔者认真阅读了《唐律疏议》^②,也参阅了有关唐代法律研究的学术著作。经过比较,可以见到唐代法律对小说创作的渗透,也可以领略小说家在顺从民意、民心进而对法律无可奈何情况下的超现实表达。唐代小说家大多是士人,无论是入仕的士人,还是落第的士人,唐代的法律对他们影响甚深。从小说文本的具体描写观照,既能够看到仕宦小说现实题材描写背后的法律影响,也可以窥见超现实题材中借助神力惩治犯法官吏描写中对法律局限的超越与突破。

士林人格的研究是一个大课题,不同时代的士林有所不同,同一时代的士林的不同士人也有所不同,同一个士人,在不同时期、不同境遇中还会不同。可以说,这是一个无穷无尽、可永远做下去的好题目。从个人喜好来说,我更喜欢眼光锐利、思想深刻、人格独立的士人作家。在唐代仕宦题材小说的研究中,我也倾向于选择这样的作家作品来深入解读。这样一来,对某些作家作品的文化内涵也有了一些新的发现。

在进入唐代小说的士林人格课题之前,笔者曾经探讨过《三国演义》的士林人格问题,并且将中国古代士林人格的典范

① 傅璇琮:《郁贤皓〈唐刺史考全编〉序》,载《学林清话》,大象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150 页。

② 长孙无忌等:《唐律疏议》,刘俊文点校,中华书局 1983 年版。

诸葛亮与同是士人的吴用做了比较研究,颇有收获。在研究唐代小说的同时,为了相互印证一些问题,笔者也研究了陶渊明、司马光、苏轼等不同类别士人的人格特质,也多有启发。笔者还探讨了关汉卿杂剧中士林形象的人仕渴望与仕宦经历、士林理想等问题。为了更加全面地认识中国古代士林的人格问题,笔者把其中的部分已经发表的成果附录于后,以相互参照。

中国古代士林人格的建构颇为复杂,既有传统文化的影响,也有人性的因素作祟,还有“露才扬己”等文人通病的制约,因此,士林既追求人格理想的审美层次,又受到自身难以克服的弱点的限制,表现出“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特点。有鉴于此,提升当代士林人格的审美层次,有没有切实可行的捷径可走呢?笔者在阅读和为博士生讲授《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过程中,有所领悟。以纪昀为首的四库馆臣对此的思考就很有启发性,可作为当代士人的借鉴。例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在评价名满天下的王士禛《居易录》时,首先肯定其成绩:“其记所见诸古书,考据源流,论断得失,亦最为详悉。其他辨证之处,可取者尤多。”然后,笔锋一转,批评其缺陷曰:“又喜自录其平反之狱辞,伉直之廷议,以表所长。”不仅如此,又鞭辟入里地剖析其深层文化心态,嘲讽了其喜好“自誉”的毛病:“自为之而自书之,自书之而自誉之,即言言实录,抑亦浅矣。是则所见之狭也。”^①真是直戳痛处,入木三分。其丰厚内涵,意味深长。那么,进一步说,应如何矫正士人人格建构上这种以“自誉”为表征的“浅”“狭”痼疾呢?四库馆臣也开出了根治的药方,在《总目》中有两

① 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整理本)卷一二二《居易录》提要,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1635页。

处论及于此:一是,在评价王应麟的《困学纪闻》时指出:“学问既深,意气自平。”^①二是,在评价李光地的《榕村语录》时又指出:“盖学问既深,则识自定,而心自平。”^②两处总体上都是在强调学问深厚的重要性。同中之异在于后者又增加了“识”的要素,逻辑关系更为谨严、全面。可见,学问深厚是士人人格建构的根本所在,有了这个雄厚基础,则识可定,则心自平矣。

笔者所依据的唐五代小说文本,主要是李时人先生编校、何满子先生审定的《全唐五代小说》(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此外还有少量的该书未收而取自《太平广记》者。

在本书中,笔者在借鉴前辈与时贤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也希图力避过去思想内容与艺术特色两分法研究路数,试图将作者的文化心态、创作本旨、主观命意与作品的文化意蕴、艺术创造、人物美学、结构艺术、虚实处理结合起来,融会贯通,通过具体作品的细致分析体现出来,以个别中见一般,达管中窥豹之功效。力图借助代表作品的个案解剖,说明唐代小说所达到的令人惊叹的思想高度、感情深度、审美层次与艺术水准,进而证明唐代小说不仅在中国小说史上是特绝之作,处于一流的地位,即使在世界小说史上,亦处于领先地位。关于这一点,此前的评价似乎还不到位。傅璇琮先生对此曾经指出:“我们研究唐代文学,其位置往往首先是诗,其次是文,再其次才是小说,而研究历史的人,则更不把传奇放在眼里,认为研究历史是不能把这些传而又

① 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整理本)卷一一八《困学纪闻》提要,中华书局 1997 年版,第 1589 页。

② 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整理本)卷九四《榕村语录》提要,中华书局 1997 年版,第 1236 页。

奇的故事写入的。之所以如此,就是缺乏文化眼光。从文化角度来看唐代的社会,唐代社会的各种人群,则唐代的小说应是一座材料宝库,一个有待发掘的文物宝地。”^①这个观点是很有前瞻性和启发性的。有鉴于此,笔者觉得当下仍然有必要反复强调唐代小说的研究价值,也希望借这个课题朝这方面努力,如此则吾愿足矣!

二〇一五年元月

^① 傅璇琮:《程国赋〈唐五代小说的文化阐释〉序》,载《学林清话》,大象出版社2008年版,第181页。

目 录

第一章 唐代“士人小说”与时代文化	1
一 唐代“士人小说”概念的提出与内涵诠释	2
二 士人文化心态的探求途径	17
三 唐代“士人小说”与唐代士文化	19
四 唐代小说的分类与“仕宦题材小说”	26
第二章 入仕途径:是取之有道,还是不择手段	39
一 入仕途径:科举取士为主导	40
二 取之有道,凭真才跃上龙门	46
三 不择手段,走捷径谋取高中	62
四 久考不中,归于天命求解脱	83
第三章 君臣关系形态:理想寄寓与现实写照	96
一 “杂于千官”:君臣关系的最高境界	97
二 君明臣良:君臣关系的理想范型	102
三 君宽臣安:君臣关系的良性状态	108
四 君忌臣危:君臣关系的异化形态	113
五 君暗臣佞:君臣关系的负面效应	125
六 君荒臣失:君臣关系的极端恶化	137
第四章 臣僚关系图景:憧憬和谐与批判内耗	150
一 和谐臣僚关系的理想图画	152

二 扭曲臣僚关系的倾轧内耗	165
第五章 官民关系理想:士林民众的心理共鸣	187
一 官民关系渊源考	189
二 爱民清官之美政	192
三 害民贪官之恶政	199
四 误民庸官之失职	215
第六章 士林人生选择:是入仕为官,还是	
入山求仙?	221
一 人生价值取向:官与仙各有所乐	222
二 长生梦想追求:不入仕途只求仙	229
三 人生优化模式:先仕宦而后求仙	235
四 作者人生道路与小说人物关系考	245
五 士林矛盾心态与儒道互补	250
第七章 唐代小说与《聊斋志异》之仕宦题材比较	256
一 科场批判的视角差异	258
二 官场批判的视角差异	278
三 士林的人生归宿	301
第八章 唐代小说与《儒林外史》之科举题材比较	305
一 对科举制度的评价	305
二 科场中士林群像的塑造	312
三 官场中官僚群像的刻画	321
四 隐士形象塑造之比较	325
五 思想火花与现实困惑	330
第九章 唐代小说与《红楼梦》之官场描写比较	335
一 究竟哪个是封建社会百科全书?	335

二 士林人生道路的旧与新	347
三 入仕士人人格的美与丑	353
四 封建官场风气的正与邪	362
主要引用与参考书目	371
附录一 苏轼散文中的士林理想人格管窥—— 以司马光形象的塑造为中心	383
附录二 论关汉卿杂剧的士林人生理想	409
附录三 论《三国志演义》的士林人生道路	429
附录四 诸葛亮与吴用同中之异的再认识—— 《三国志演义》与《水浒传》比较研究之一 ...	449
后 记	470

第一章 唐代“士人小说” 与时代文化

鲁迅先生曾赞誉唐代小说“实唐代特绝之作也”^①。从小说与文化关系层面说,这是大唐文化的肥沃土壤孕育的结果。因此,研究唐代小说不能不将其置于宏阔的时代文化背景上观照之,研究其中的仕宦题材作品亦应如是。特别要关注中国古代社会封建等级制及官僚体制对仕宦题材作品创作的诸多影响,尤其要考察唐代开始实行的科举制度对创作唐代小说的士人作家文化心态的巨大影响。笔者在此拟从士人文化心态的角度切入渐次展开论述。力求既宏观把握唐代文化的整体特征,也立足于唐代小说文本,从代表性作品和鲜活的人物形象入手剖析,力图管中窥豹,以简驭繁,有所收获。作为士人的唐代小说家,其文化心态必然受到传统文化、时代文化和个人文化素养、人生遭际等多方面的交叉影响。唐代初、盛、中、晚不同时期的小说家,其文化心态会同中有异;同一时期的小说家群体,其文化心态也会有所不同;每一个小说家在不同时期、不同境遇下,又有其不同的个性心态。这说明创作主体的内心世界是无比广阔、

^①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载《鲁迅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3页。

丰富多彩、流动变化的。准确把握这种复杂的创作心态,对理解小说家的主观命意和作品的内涵主旨、深层底蕴,无疑是十分必要的。从士人文化心态的角度切入,还包括侧重对小说中人物形象的心灵世界的深入细致剖析。小说家笔下的人物形象的心灵世界,实乃小说家心灵的多层展示,也是特定历史阶段、特定社会阶层人们心灵的典型体现。因此,通过对人物形象的心灵世界的剖析,可以深化对作品文化意蕴的解读,可以管窥中华民族追求真善美心灵完善历程的精彩图画。对人物形象的心灵世界的剖析,包括全面审视其文化心理、性格构成、思想感情、人格理想、人生价值、道德审美理想等方方面面。这些方面既可与唐代小说家的文化心态内外对照,也可与作品的创作本旨相互印证,可使我们真正解读小说作品的内蕴与精髓。

一 唐代“士人小说”概念的提出与内涵诠释

唐人小说卷帙浩繁,包罗万象,当以何名统称之,历代以来,颇有争议。从语言角度视之,学界一般将其分为文言小说和白话小说两大类。这固然不错,但还嫌粗略,因为整个古代小说都可以这样划分,体现不出唐代小说的时代特点。白话者,唐人就有“市人小说”^①具体命名概括之。文言者,学界一般是沿袭宋人所用“传奇”概括之,但保持着六朝旧貌的作品则难以涵盖。

① 段成式《酉阳杂俎续集》卷四《贬误》条记载:“予太和末因弟生日观杂戏,有市人小说,呼扁鹊作褊鹊,字上声。予令任道升字正之。市人言:‘二十年前尝于上都斋会设此,有一秀才甚赏某呼扁字与褊同声,云世人皆误。’”